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# 官场现行记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 CIP )数据

官场现行记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  
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. 3

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 -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 2005 )第 187788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---

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1800

字 数 28 0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1 - 5 000

书 号 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定 价 4020.00 元(全 186 册)

##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

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，城南三十四地方，原有一个村庄。这庄内住的只有赵、方二姓，并无他族。这庄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三十户人家。祖上世代务农。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，居然请了先生，教他儿子攻书，到他孙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。乡里人眼浅，看见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庄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来，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。

姓方的瞧着眼热，有几家该钱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开一个学堂，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，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。

-----

黉门秀士：黉门，学宫；秀士，即秀才。

这举人姓王名仁，因为上了年纪，也就绝意进取，到得乡间，尽心教授。不上几年，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：有的也会对个对儿；有的也会诌几句诗；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，竟把笔做了“开讲”。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阳，大家商议着，明年还请这个先生。王仁见馆地蝉联，心中自是欢喜。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，他父亲叫方必开。他家门前，原有两棵合抱大树，分列左右，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“大树头方家”。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，便说自明年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。不在话下。

-----

“开讲”：指八股文中的第三段，为初学写八股文的人所为。

且说是年正值“大比之年”，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。考罢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重阳过后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，大家被他惊醒。开门看处，只见一群人，簇拥着向西而去。仔细一打听，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。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，得了这个信息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。只见有一群人，头上戴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。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。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，一头看，一头念道：“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。报喜人卜连元。”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，正在那里咂嘴弄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声“亲家”。

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

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许给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见是太亲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门外头，当街爬下，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。赵老头儿还礼不迭，赶忙扶他起来。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？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，是再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饭后无事，走到书房，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。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‘下雨’两个字。我想着：你们这位少年老爷

便冲口而出，说是什么‘出太阳’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，说道：“‘下雨’两个字，‘出太阳’三个字，虽然差了点，总算口气还好，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。’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？”赵老头儿道：“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约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。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。将来望你们令郎，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。”方必开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喜，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方才告别回家。

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，家里人摆上饭来，叫他吃也不吃；却是自己一个人，背着手，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什么“捷报贵府少老爷”，什么“报喜人卜连元”。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。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，晓得其中奥妙。听了听，就说：“这是报条上的话，他不住的念这个，却是何故？”低头一想：“明白了，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，东家见了眼馋，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。”忙叫老三：“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，别叫他在风地里吹。”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，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响头。先生忙忙还礼不迭，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，一面嘴里说：“东翁，有话好讲，这从那里说起！”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，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，问道：“东翁，你是为了他么？”方必开点点头儿。王仁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，是为的谁呀？”老三回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王仁道：“为的是你。”老三说：“为我什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没有听见说，不是你赵家大哥哥，他今儿中了举人么？”老三道：“他中他的，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虽说人家中举，与你无干，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。”老三道：“他辣他的，又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这就是你错了！”老三道：“我错甚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，既然叫你读了书，自然望你巴结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，挣个举人回来。”老三道：“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王仁道：“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，拉翰林，好处多着哩！”老三道：“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王仁道：“拉了翰林就有官做。做了官就有钱赚，还要坐堂打人，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阿唷唷，这些好处，不念书，不中举，那里来呢？”老三孩子虽小，听到“做了官就有钱赚”一名话，口虽不言，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，闷了半天不作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忽然问道：“师傅，你也是举人，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”--- -- 拉翰林：考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，照例授职翰林院外，其他还参加朝考，由皇帝圈点成绩优秀者为翰林院庶吉士。

那时候，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，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，他就哇的一声，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。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，驳的先生顿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，不往外吐了，直钩钩两只眼睛，瞅着先生，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。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面色很不好看，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！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与你，你到教训起我来了！”

问问你爸爸：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，这还了得！这个馆不能处了！一定要辞馆，一定要辞馆！”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，惹出来的祸。但是满肚子里的痰，越发涌了上来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说说不出，急的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。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：“是个好些儿的，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，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。”王仁听了这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，老三又哭又跳，闹的越发大了。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，赶了进来，拍了老三两下；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，赔了许多话；把哥子搀了出来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赵老头儿，自从孙子中举，得意非凡，当下，就有报房里人，三五成群，住在他家，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，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。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，叫他填写报条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，到城里雇的厨子，说要整猪整羊上供，还要炮手、乐工、礼生。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，一应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都要请到。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，从此以后，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：自家门前两根，坟上两根，祠堂两根。又忙着做好一块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“孝廉第”三个字。想来想去，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，只有坟邻王乡绅，春秋二季下乡扫墓，曾经见过几面。因此渊源，就送去了一分厚礼，央告他写了三个字，连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门前，好不荣耀。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，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

-----

报房：向新考取的举人、进士报喜的人为报人；由报人组合的叫报房。

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，见识有限，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，全亏他亲家，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，才能这般有条不紊。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，上写着：“谨择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孙秋闱 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。”下写：“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。”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“王大人”三个字，下面注着“城里石碑楼进士第”八个小字。大家知道，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。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一封四六信，无非是仰慕他，记挂他，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。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，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；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，好请他多住几天。帖子送去，王乡绅答应说来。赵老头儿不胜之喜。

-----

秋闱：秋天进行考试。闱，指进行举人、进士考试的地方，考试日期在秋天。

有事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赵家一门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，人仰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，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，打火烧水洗脸，换衣裳，吃早饭。诸事停当，已有辰牌时分，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。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，他爸爸，他叔子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进了祠堂门，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，只有一个老汉，嘴上挂着两撇胡子，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，坐在那里不动。赵温一见，认得他是族长，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“大公公”。那老汉点点头儿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；单让他一个坐下，

同他讲道：“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！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，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。听见老一辈子的讲，要中一个举，是很不容易呢：进去考的时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，站在龙门老等，帮着你抗考篮，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东西，怎么拿得动呢？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，坐在上面；底下围着多少判官，在那里写榜。阴间里中的是谁，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，那是一点不会错的。到这时候，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阴间里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，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。”

大相公，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，真真是不容易呢。”----- 龙门：指乡试考场的二门，也有指第三门，其意是跨过这门就可一举成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。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。问是甚么事情，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，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，说：“他们到如今还不来！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！”

停会子告诉王乡绅，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！”嘴里骂着，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，借他当扇子扇，摇来摇去，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。大家拿他抱怨。厨名，取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意思。

子回说：“我的爷！从早晨到如今，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，为的那一项！半个老钱没有瞧见，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。城里的大官大府，翰林、尚书，咱伺候过多少，没瞧过他这囚攘的暴发户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爷！开口王乡绅，闭口王乡绅，像他这样的老爷，只怕替王乡绅拴鞋还不要他哩！”一面骂，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，说：“咱老子不做啦，等他送罢！”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塌台，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，左说好话，右说好话，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，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，端了去摆供。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长陪祭，大众跟着磕头。虽有赞礼先生旁边吆喝着，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，不懂得这样的规矩，也有先作揖，后磕头的，也有磕起头来，再作一个揖的。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，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。一时祭罢祠堂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，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。送的分子，倒也络续不断；顶多的一百铜钱，其余二十、三十也有，再少却亦没有了。

-----

囚攘：骂人语。

看看日头向西，人报王乡绅下来了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，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，大家饿了肚皮，亦正等的不耐烦。忽然听说来了，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来。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，还没有走到门前，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，把牲口拢住，带至门前。王乡绅下车，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

这里请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。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，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，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。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，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，所以也戴了红帽子、白顶子，穿着天青外褂，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，陪在下面；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，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。

王乡绅坐定，尚未开谈，先喊了一声“来”！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，答应了一声“者”！王乡绅就说：“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，交代了没有？”

二爷未及回话，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，朝着王乡绅说：“又要你老破费了，这是断断不敢当的！”王乡绅那里肯依。赵老头儿无奈，只得收下，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。当下吃过一开茶，就叫开席。

王乡绅一席居中；两傍虽有几席，都是穿草鞋，穿短打的一班人，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，都在天井里等着吃。这里送酒安席，一应规矩，赵老头儿全然不懂，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。当下，王乡绅居中面南，王孝廉面西，方必开面东，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。一时酒罢三巡，菜上五道。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，中出来的“闾墨”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当行。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，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，果然不出所料：足见文章有价，名下无虚。

-----

闾墨：新中举人、进士的在考试时写的文章。

两人讲到得意之际，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。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监察御史，后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在本县书院掌教。现在满桌的人，除王孝廉之外，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。赵温虽说新中举，无奈他是少年新进，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。

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，到了此时，都变成“锯了嘴的葫芦”，只有执壶斟酒，举箸让菜，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。

王乡绅饮至半酣，文思泉涌，议论风生，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：“老侄，你估量着这‘制艺’一道，还有多少年的气运？”王孝廉一听这话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来，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，也不往嘴里送，只是睁着两只眼睛，望着王乡绅。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，说道：“这事说起来话长。国朝诸大家，是不用说了，单就我们陕西而论：一位路润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，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制艺，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！”一面说，一手指着赵家祖孙，嘴里又说道：“就以区区而论，记得那一年，我才十七岁，才学着开笔做文章，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这位史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，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；一部《仁在堂文稿》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。我还记得，我一开手，他叫我读的就是‘制艺引全’，是引入入门的法子。一天只教我读半篇。因我记性不好，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，用浆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着头念，偏偏念死念不熟。为这上头，也不知捱了多少打，罚了多少跪，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。唉！虽然吃了多少苦，也还不算冤枉。”王孝廉接口道：“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，叫做‘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’别的不讲，单是方才这几句话，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，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。”

----

制艺：指八股文。

经济：经邦济世、治理国家。

王乡绅一听此言，不禁眉飞色舞，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，说道：“对了，老侄，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，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。现在我虽不求仕进，你也无意功名，你在乡下授徒，我在城中掌教，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，替我圣朝培养人才。这里头消长盈虚，关系甚重。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，这个重担，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，将来维持世运，历劫不磨。赵世兄他

目前虽说是新中举，总是我们斯文一脉，将来昌明圣教，继往开来，舍我其谁？当仁不让。小子勉乎哉，小子勉乎哉！”说到这里，不觉闭着眼睛，颠头播脑起来。

赵温听了此言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他爷爷同方必开，起先尚懂得一二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，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，又做出许多痴像，笑又不敢笑，说又没得说。正在疑惑之际，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，吵闹起来。仔细一问，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，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，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，他在那里嫌少，争着要添。赵温的爸爸说：“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，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，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，已经是格外的了。”二爷说：“脚钱不添，大远的奔来了，饭总要吃一碗。”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，他一定吵着要吃，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，厨子不答应，因此争吵起来，一直闹到堂屋里，王乡绅站起来骂：“王八蛋！没有王法的东西！”当下，还亏了王孝廉出来，做好做歹，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，方才无话。坐定之后，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，嘴里说：“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，戒戒他二次才好！”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，听了这话，连忙替他求情，说：“受了官刑的人，就是死了做了鬼，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，这不毁了他吗。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，回来教训他几句，戒戒他下回罢了。”王乡绅听了不作声。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，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，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，叫唤了半天，前前后后，那里有老三的影子。后来找到厨房里，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，在那里啃骨头。

一见他老子来到，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。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，又是可惜衣服，急的眼睛里冒火。当下忍着气，不说别的，先拿过一条沾布，替儿子擦手，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。老三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，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，他总是不肯去。

他老子一时恨不过，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，他哇的一声哭了。大家忙过来劝住，他老子见是如此，也只好罢手。

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，起身告辞。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：“孙子年纪小，不曾出过门；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，请赏荐一位，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。”王乡绅也应允了。方才大家送出大门，上车而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

话说赵家中举开贺，一连忙了几天，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 传话下来，叫赵温即日赴省，填写亲供 。当下爷儿三代，买了酒肉，请门斗饱餐一顿，又给了几百铜钱。门斗去后，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，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，一五一十的都教给他。赵温不胜之喜。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，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，随时可以请教。

方必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，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，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随即满口应允。赵老头儿自是感激不尽。取过历本一看，十

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，遂定在这天起身。因为自己牲口不够，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。几天头里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饯行，赵温一概领受。

门斗：学里的公役。

亲供：指秀才中举后到学台官署填写年龄、籍贯等手续。

闲话少叙。转眼之间，已到十四。他爷爷，他爸爸，忙了一天，到得晚上，这一夜更不曾睡觉，替他弄这样，弄那样，忙了个六神不安。十五大早，赵温起来，洗过脸，吃饱了肚皮。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。少停一刻，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来。赵温便向他爷爷、爸爸磕头辞行。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，托他照料孙子，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。

等到行完了礼，一同送出大门，骑上牲口，顺着大路，便向城中进发。

原来几天头里，王乡绅有信下来，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，可便道来城，在舍下盘桓几日。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，走了半天，一直进城，投奔石牌楼而来。王孝廉是熟门熟路，管门的一向认得，立时请进，并不阻挡；赵温却是头一遭。幸亏他素来细心，下驴之后，便留心观看。只见：门前粉白照墙一座，当中写着“鸿禧”两个大字，东西两根旗杆。大门左右，水磨八字砖墙。两扇黑漆大门，铜环擦得雪亮。门外挂着一块“劝募秦晋賑捐分局”的招牌。两面两扇虎头牌，写着“局务重地”“闲人免进”八个大字。还有两根半红半黑的棍子，挂在牌上。大门之内，便是六扇蓝漆屏门，上面悬着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，写着“进士第”三个字。两边贴着多少新科举人的报条，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算来却都是同年。两边墙上，还挂着几顶红黑帽子，两条皮鞭子。

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，也就让他进去。转过屏门，便是穿堂，上面也有三间大厅，却无桌椅台凳。两面靠墙，横七竖八摆着几副衔牌；甚么“丙子科举人”、“庚辰科进士”、“赐进士出身”、“钦点主政”、“江西道监察御史”。赵温心里明白，这些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。另外还摆着两顶半新不旧的轿子。又转过一重屏门，方是一个大院子，上面五间大厅。

半红半黑的棍子：原为衙役使用的水火棍，一半红一半黑，挂在门外以示为威严。

其时已是十月，正中挂着大红洋布的板门帘。前回跟着王乡绅下乡，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买烧饼吃的那个二爷，正在廊檐底下，提着一把溺壶走来；一见他来，连忙站住，亏他不忘前情，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一个千，问他几时来的，王孝廉回说“才到”。

那二爷瞧瞧赵温，也像认得，却是不理他，一面说话，一面让屋里坐。赵温也跟了进去。原来居中是三间统厅，两头两个房间，上头也悬着一块匾，是“崇耻堂”三个字，下面落的是汪鸣銮的款。赵温念过“墨卷”，晓得这汪鸣銮就是那做“能自疆斋文稿”的柳门先生，他本是一代文宗，不觉肃然起敬。当中悬着一副御笔，写的“龙虎”两字，却是石刻朱拓的，两边一副对联，是阎丹初阎老先生的款；天然几上一个古鼎、一个瓶、一面镜子，居中一张方桌，两旁八张椅子、四个茶几。上面梁上，还有几个像神像龕子的东西，红漆描金，甚是好看。赵温不认得是什么东西，悄悄请教老前辈。王孝廉对他说：“这是盛‘诰命轴子’的。”

墨卷：即考生墨写的卷子。

诰命轴子：诰命，皇帝对五品以上的官员的封典；把诰命裱成的锦

轴。

赵温还不懂得什么叫“诰命”，正想追问，里头王乡绅拖着一双鞋，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，已经出来了。王孝廉连忙上前请了一个安，王乡绅把他一扶。跟手赵温已经爬在地下了，王乡绅忙过来呵下腰去扶他。嘴里虽说还礼，两条腿却没有动，等到赵温起来，他才还了一个揖。分宾坐下。赵温坐的是东面一排第二张椅子，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张椅子，王乡绅就在西面第三张上坐了相陪。王乡绅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、爸爸的好。谁知他到了此时，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到城之后，见了王乡绅替他问好的话，一句说不上来，连听了王乡绅的话，也不知如何回答。面孔涨得通红，嘴里吱吱了半天，才回了个“好”字。王乡绅见他如此，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，只和王孝廉攀谈几句。

言谈之间，王乡绅提起：“有个舍亲，姓钱号叫伯芳，是内人第二胞兄，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。那年新抚台到任，不上三个月，不知怎样就把他‘挂误’了。却不料他官虽然只做得一任，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。你们一进城，看见那一片新房子，就是他的住宅。做官不论大小，总要像他这样，这官才算白做。现在他已经托了人，替他谋干了一个‘开复’，一过年，也想到京里走走，看有什么路子，弄封把‘八行’，还是出来做他的典史。”王孝廉道：“既然有路子，为什么不过班，到底是正印。”王乡绅道：“何尝不是如此。我也劝过他几次。无奈我们这位内兄，他却另有一个见解。他说：州、县虽是亲民之官，究竟体制要尊贵些，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，下不得手，自己不便，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。多一个经手，就多一个扣头，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，到得本官就有限了；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，倒可以事事躬亲，实事求是。老侄，你想他这话，是一点不错的呢。

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，的的确确是位理财好手。”王孝廉道：“俗话说的好，‘千里为官只为财’。”王乡绅道：“正是这话。现在我想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，倒可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，诸事托他招呼招呼，他却是很在行的。”王孝廉道：“这是最好的，还有什么说得。”当下王孝廉见王乡绅眼睛不睬赵温，瞧他坐在那里没得意思，就把这话告诉他一遍。赵温除了说“好”之外，亦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。王孝廉又替他问：“钱老伯府上，应该过去请安？”王乡绅道：“今天他下乡收租去了。我替你们说好，明年再见罢。”当下留他两人晚饭，就在大厅西首一间，住了一夜。次日一早起身，往省城而去。于是，晓行夜宿，在路非止一日，已经到了省城，找着下处，安顿行李。

挂误：官员因受牵累而去职。

开复：复职。

八行：信，因信笺印为八行，故称。

过班：过通关系而升官。

且说赵温虽然中举，世路上一切应酬，究未谙练。前年小考，以及今年考取遗才，学台大人，虽说见过两面，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，一个提篮接卷，却是没有交谈过，这番中了举人，前来叩见，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。他平时见了稍些阔点的人，已经坐立不安，语无伦次，何况学台大人，钦差体制，何等威严，未曾见面，已经吓昏的了。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，随时指教，凡他所想不到的，都替他想到。头一天晚上，教他怎样磕头，怎样回话，赛如春秋二季，“明伦堂”上演礼一般，好容易把他教会。又亏得赵温

质地聪明，自己又操演了一夜，顶到天明，居然把一应礼节，牢记在心。少停，王孝廉睡醒，赵温忙即催他起来洗脸。自己换了袍套。手里捏着手本。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钱的钱票，送给学台大人做“贄见”，另外带了些钱做一应使费。到了辕门，找到巡捕老爷，赵温朝他作了一个揖，拿手本交给他，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，另外又送了这巡捕一吊钱的“门包”。巡捕嫌少，讲来讲去，又加了二百钱，方才去回。等了一会子，巡捕出来说：“大人今天不见客。”问他亲供填了没有。赵温听说大人不见，如同一块石头落地，把心放下，赶忙到承差屋里，将亲供恭恭敬敬的填好，交代明白。一应使费，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点停当，赵温到此不过化上几个喜钱，没有别的噜嗦。当下事毕回寓，整顿行装，两人一直回乡。王孝廉又教给他写殿试策白折子，预备来年会试不题。

遗才：科举考试的名词，指秀才未列于科考前三等者，可以再参加“录科”和“遗录”考试，凡录取者可应分试。

“明伦堂”：学宫中的礼堂。

演礼：指祭孔典礼。

贄见：见官员的礼物。

殿试策白折子：殿试策，指考策题一种。白折子，是当时考卷的一种。

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已过新年，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。

一日饭后，人报王乡绅处有人下书。赵温拆开看时，前半篇无非新年吉祥话头，又说“舍亲处，已经说定结伴同行，两得裨益。旧仆贺根，相随多年，人甚可靠，干北道情形，亦颇熟悉，望即录用”云云。赵温知道，便是托王乡坤所荐的那位管家了。只见贺根头上戴一顶红帽子，身穿一件蓝羽缎棉袍，外加青缎马褂，脚下还登着一双粉底乌靴，见了赵温，请了一个安，嘴里说了声“谢少爷赏饭吃”，又说“家主人请少爷的安”。赵温因他如此打扮，乡下从未见过，不觉心中呆了半天，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。幸亏贺根知窍，看见少爷说不出话，便求少爷带着到上头，见见老太爷请请安。赵温只得同他进去，先见他爷爷。带见过之后，他爷爷说：“这个人是你王公公荐来的，僧来看佛面，不可轻慢于他。”就留他在书房里住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他爷爷一定又要从锅里另外盛出一碗饭、两样菜给贺根吃。一应大小事务，都不要他动手，后来还是王孝廉过来看见，就说：“现在这贺二爷既然是府上的管家，不必同他客气，事情都要叫他经经手，等他弄熟之后，好跟世兄起身。”赵家听得如此，才渐渐的差他做事。

到了十八这一天，便是择定长行的吉日。一切送行辞行的繁文，不用细述。这日仍请王孝廉伴送到城。此番因与钱典史同行，所以一直径奔他家，安顿了行李，同到王府请安。见面之后，留吃夜饭；台面上只有他郎舅、叔侄三个人说的话，赵温依然插不下嘴。饭罢，临行之时，王乡绅朝他拱拱手，说了声“耳听好音”。又朝他大舅子作了个揖，说：“恕我明天不来送行。到京住在那里，早早给我知道。”又同王孝廉说了声“我们再会罢”。方才进去。三人一同回到钱家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钱、赵二人，一同起身。王孝廉直等送过二人之后，方才下乡。

话分两头。单说钱典史一向是省俭惯的，晓得贺根是他妹丈所荐，他便不带管家，一路呼唤贺根做事。过了两天，不免忘其所以，渐渐的摆出舅

老爷款来。背地里不知被贺根咒骂了几顿。幸亏赵温初次为人，毫无理会。况兼这钱典史是势利场中历练过来的，今见起温是个新贵，前程未可限量；虽然有些事情欺他是乡下人，暗里赚他钱用，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二分要好。又打听得赵温的座师吴翰林新近开了坊，升了右春坊、右赞善。京官的作用不比寻常，他一心便想巴结到这条路上。

右春坊、右赞善：官名，在明清，实际上是各翰林院编修等之升转。

有天落了店，吃完了饭，叫贺根替他把铺盖打开，点上烟灯。其时赵温正拿着一本新科闹墨，在外间灯下揣摩。钱典史便说：“堂屋里风大，不如到烟铺上躺着念的好。”赵温果然听话，便捧了文章进来，在烟铺空的一边躺下，嘴里还是念个不了，钱典史却不便阻他，自己呼了几口烟，又吃些水果、于点心之类，又拿起茶壶，就着壶嘴抽上两口，把壶放下，顺手拎过一支紫铜水烟袋，坐在床沿上吃水烟，一个吃个不了。后来，钱典史被他噪聒的实在不耐烦，便借着贺根来出气。先说他偷懒不肯做事，后来又说他今天在路上买馒头，四个钱一个，他硬要五个半钱一个，十二个馒头，便赚了十八了钱，真真是混帐东西！头里贺根听见舅老爷说他偷懒，已经满肚皮不愿意，后来又说他赚钱，又骂他混帐，他却忍不住了，顿时嘴里叽哩咕噜起来，甚么“赚了钱买棺材，装你老爷”，还说甚么“混帐东西，是咱大舅子”。钱典史不听则已，听了之时，立刻无明火三丈高，放下水烟袋，提起根烟枪就赶过来打。贺根也不是好缠的，看见他要打，便把脑袋向钱典史怀内一顶，说：“你打你打！不打是咱大舅子！”钱典史见他如此，倒也动手不得，嘴里吆喝：“好个撒野东西！回来写信给你老爷，他荐的好人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！”贺根正待回话，幸亏得店家听见里头闹得不像样，进来好劝歹劝，才把贺根拉开。这里钱典史还在那里气得发抖。当他二人闹时，赵温想上来劝，但不知怎样劝的好。后来见店家把贺根拉开，他又呆了半天，才说了一声：“天也不早了，钱老伯也好困觉了。”钱典史听了这话，便正言厉颜的对他说：“世兄！用到这样管家，你做主人的总要点主人的威势才好。像你这样好说话，一个管家治不下，让他动不动得罪客人，将来怎样做官管黎民呢？”赵温明晓得这场没趣是钱典史自己找的，无奈他秉性柔弱，一句也对答不上，只好索性让他说，自己呆呆的听着。钱典史又道：“想我从前在江南做官的时候，衙门虽小，上下也有三五个管家，还有书办、差役，都是我一个人去治伏他们，一个不当心，就被他们赚了去，像你一个底下人都治不服，那还了得！”赵温道：“为着他是王公公荐的人，爷爷嘱咐过，要同他客气点，所以有些事情都让他些。”钱典史哈哈冷笑道：“你将来要把他让成功谋反叛逆，才不让他呢！这种东西，叫我一天至少骂他一百顿，还要同他客气！真真奇谈！”赵温道：“既然老伯如此说，我明天管他就是了。”钱典史道：“我并不是要叫你管他，我是告诉你做官的法子。”赵温心下疑惑道：“这与做官有甚么相干？”又不便驳他，只好拉长着耳朵听他讲。钱典史又说道：“‘齐家而后治国，治国而后平天下’，这两句话你们读书人是应该知道的。

一个管家治不服，怎么好算得齐家？不能齐家，就不能治国。试问皇上家要你这官做甚么用呢？你也可以不必上京会试赶功名了。就如我，从前虽然做过一任典史，倒着实替皇家出点力，不要说衙门里的人都受我节制，就是那些四乡八镇的地保、乡约、图正、董事，那一个敢欺我！”赵温虽然是乡下人，也晓得典史比知县小；听他说得高兴，有意打趣他，便问道：“请教老伯：典史的官，比知县大是小？”钱典史欺他是外行，便道：“一

般大。他管得到的地方，我都管得到。论起来，这一县之主还要算是我。有起事情来，我同他客气，让他坐在当中，所以都称他‘正堂’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，所以都称我‘右堂’。其实是一样的，不分甚么大小。”赵温道：“典史总要比知府小些。”

乡约、图正：乡约，奉命在乡中管事的人。图正：农村中管本图鱼鳞册的人；鱼鳞册即为赋役而设的土地册。

钱典史道：“他在府城里，我在县城里，我管不着他，他亦管不着我。赵世兄，你不要看轻了这典史，比别的官都难做。等到做顺了手，那时候给你状元，你还不要呢。我这句话，并不是瞧不起状元。常常听见人说，翰林院里的人都是清贵之品，将来放了外任，不是主考，就是学政，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儿前来孝敬，自己用不着为难。然而隔着一层，到底不大顺手。何如我们做典史的，既不比做州、县的，每逢出门，定要开锣喝道，叫人家认得他是官。我们便衣就可上街，甚么烟馆里，窑子里，赌场上，各处都可去得。认得咱的，这一县之内，都是咱的子民，谁敢不来奉承；不认得的，无事便罢，等到有起事情来，咱亦还他一个铁面无私。不上两年，还有谁不认得咱的？一年之内，我一个生日，我们贱内一个生日，这两个生日是刻板要做的。下来老太爷生日，老太太生日，少爷做亲，姑娘出嫁，一年上总有好几回。”赵温道：“我听见王大哥讲过，老伯还没养世兄，怎么倒做起亲来呢？”钱典史道：“你原来未入仕途，也难怪你不知道。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，全靠着做生日，办喜事，弄两个钱。一桩事情收一回分子，一年有上五六桩事情，就受五六回分子。

一回受上几百吊，通扯起来就有好两千。真真大处不可小算。不要说我连着儿子、闺女都没有，就是先父、先母，我做官的时候，都已去世多年。不过托名头说在原籍，不在任上，打人家个把式罢了。这些钱都是面子上的，受了也不罪过，还有那不在面子上的，只要事在人为，却是一言难尽。我此番出山，也不想别的处，只要早些选了出来，到了任，随你甚么苦缺，只要有本事，总可以生发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忽听窗外有人言道：“天不早了，客人也该睡了，明天好赶路。”原来是车夫半夜里起来解手，正打窗下走过，听见里面高谈阔论，所以才说这两句。钱典史听了笑道：“真的我说到高兴头上，把明儿赶路也就忘记了。”当下便催着赵温睡下，自己又吃了几袋水烟，方始安寝。次日依旧赶路不提。

却说他主仆三人，一路晓行夜宿，在河南地面上，又遇着一场大雪，直至二月二十后，方才到京。钱典史另有他那一帮人，天天出外应酬，忙个不了。这里赵温会着几个同年，把一应投文复试的事，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带办，免得另外求人，倒也省事不少。不过大帮复试已过，直好等到二十八这一天，同着些后来的在殿廷上复的试，居然取在三等里面，奉旨准他一体会试。赵温便高兴的了不得，写信禀告他爷爷、父亲知道。这里自从到京，头一桩忙着便是拜老师。赵温请教了同年，把贴子写好，又封了二两银子的贽见，四吊钱的门包。

他老师吴赞善，住在顺治门外，赵、钱二位却住在米市胡同，相去还不算远。这天赵温起了一个大早，连累了钱典史也爬起来，忙和着替他弄这样，弄那样，穿袍子，打腰折，都是钱典史亲自动手。又招呼贺根：“贴子拿好，车叫来没有。”一霎时，簇新的轿车停在门前。

赵温出外上车，钱典史还送到门口。这里掌鞭的就把鞭子一洒，那牲

口就拉着走了。一霎时到了吴赞善门前，赵温下车，举眼观看，只见大门之外，一双裹脚条，四块包脚布，高高贴起，上面写着甚么“詹事府示：不准喧哗，如违送究”等话头。原来为时尚早，吴家未曾开得大门。门上一副对联，写着“皇恩春浩荡，文治日光华”十个大字。赵温心下揣摩，这一定是老师自己写的。就在门外徘徊了一回，方听得呀的一声，大门开处，走出一位老管家来。赵温手捧名贴，含笑向前，道了来意。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门生，连忙让在门房里坐，取了手本、贽见，往里就跑。停了一会子，不见出来。赵温心下好生疑惑。

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，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，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，好把旧欠还清，再拖新帐。那吴赞善自从二月初头到于今，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，他已见过不少。见了张三，探听李四，见了李四，探听张三。如若是同府同县，自然是一问便知；就是同府隔县，问了不知便罢，只要有点音头，他见了面，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。此亦大概皆然，并不是吴赞善一人如此。

目下单说吴赞善，他早把赵温的家私，问在肚里，便知道他是朝邑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，又是暴发户，早已打算，他若来时，这一分贽见，至少亦有二三百两。等到家人拿进手本，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，卧床未起；听见“赵温”两字，便叫“请到书房里坐，泡盖碗茶”。老家人答应着。幸亏太太仔细，便问：“贽见拿进来没有？”话说间，老家人已把手本连二两头银子，一同交给丫环拿进来了。太太接到手里，掂了一掂，嘴里说了声“只好有二两”。吴赞善不听则已，听了之时，一骨碌忙从床上跳下，大衣也不及穿，抢过来打开一看，果然只有二两银子。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，面色登时改变起来。歇了一会子，忽然笑道：“不要是他们的门包也拿了进来？那姓赵的很有钱，断不至于只送这一点点。”老家人道：“家人们另外是四吊钱。姓赵的说的明明白白，只有二两银子的贽见。”吴赞善听到这里，便气得不可开交了，嘴里一片声嚷：“退还给他，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！回头他……叫他不要来见我！”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。老家人无奈，只得出来回复赵温，替主人说“道乏”，今天不见客。说完了这句，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，却把那二两头揣了去了。

赵温扑了一个空，尤精打采，快快的出门坐车回去。钱典史接着，忙问：“回来的为什么这般快？可会见了没有？”赵温说：“今儿老师不见客。”钱典史说：“就该明儿再去。”到了明日，又起一个早跑了去。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声，让他一个人在门房里坐了老大一会子，才向他说道：“我看你老还是回去罢，明日不用来了。”赵温听了这话，心上不懂。正待问他，老家人便说：“我就要跟着出门，你老也不用坐了。”赵温无奈，只得依旧坐车回寓。钱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见着，晓得这里头有点不对，便把从前要靠赵温走他老师这条门路的心，也就淡了下来。

过了几天，恰是初八头场。赵温进去，狠命用心，做了三篇文章，又恭恭敬敬的写到卷子上。听见人说，三场试卷没有一个添注涂改，将来调起墨卷来，要比别人沾光，他所以就在这上头用工夫。谁知到了初十那一天，落太阳的时候，他还有一首诗不曾写，忽然来了许多穿靴子，戴顶子的，嚷着“抢卷子”。还有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，照着他呜呜的吹，把他闹急了，赶忙提起笔来写。偏生要好不得好，一首八韵诗，当中脱落掉四句，只好添注了二十字，把他恼的了不得。匆匆忙忙，收拾了考篮，交了卷子出

去。自己始终不放心，直到第二天“蓝榜”贴了出来，没有他的名字，方才把心放下。接连二场、三场，他一连吃了九天辛苦。出场之后，足足困了两日两夜，方才困醒。以后就是门生请主考，同年团拜。因为副主考请假回家修墓，尚没有来京，所以只请了吴赞善一个人。

蓝榜：用蓝笔写的榜。乡会试时写作不合规定者，取消参加考试资格，并公布出榜。

赵温穿着衣帽，也混在里头。钱典史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。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，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哩。一直等到散戏，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。大家散了之后，钱典史不好明言，背地里说：“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，叫我们这些赶门子，拜老师的怎样呢？从此以后，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。转念一想，读书人是包不定的，还怕他联捷上去，姑且再等他两天。”赵温自从出场之后，自己就把头篇抄了两分出来：一分寄到家里，一分带在身上，随时好请教人。人家都恭维他文章怎么做的好，一定联捷的，他自己也拿稳一定是高中的了。就有人来说，四月初九放榜，初八写榜。从几天头里，他就没有好生睡觉。到了初八黑早，还没有天亮，他就唤醒了贺根，叫他琉璃厂去等信。贺根说：“我的爷！这会子人家都在家里睡觉，赶去做吗？”赵温一定要他去，贺根推头天还早，一定要歇一会子再去。主仆两个就拌起嘴来。还是钱典史听不过，爬起来帮着赵温吆喝了两句，他才叽哩咕噜的一路骂了出去。这一天，赵温就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茶饭无心，坐立不定。到得下午，便有人来说，谁又中了，谁又中了。偏生贺根从天不亮出去，一直到晚不曾回来。赵温急的跳脚，等到晚上，街上人说榜都填完了，只等着“填五魁”了。贺根知道没了指望，方才回寓。

填五魁：五魁，即五经魁，乡试的前五名，在发榜时是最后从第五名倒填至第一名。

赵温见了他眼睛里出火，骂他“没良心的东西”。贺根恨极，便说：“还有五魁没有出来，等我再去打听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跑了出来，找到一个卖烧饼的，同他商议，假充报子，说他少爷中了会魁，好讹他的钱分用。卖烧饼的依他话，便跑了来敲门报喜。贺根是早在大门前头等好的了，一见报子来到，也跟了进来。赵温自然欢喜，问要赏他多少银子。贺根道：“这是头报，应该多赏他几两。”赵温道：“赏他二两。”报喜人嚷着嫌少，一定要一个大元宝。后来还是贺根做好做歹，给了十两一锭。那报喜人去了，贺根跟着出去，定要分他八两，卖烧饼的只肯五两。两个人在那里吵嘴，被钱典史出去出小恭，一齐听了去，就说：“贺根，你少爷已经不中进士，不该再骗他钱用。”贺根道：“你老别多嘴。我骗他的钱，与你什么相干，谁要说破这件事，咱们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叫他等着罢！”钱典史听了这话，把舌头一伸，缩不进去，那里还敢多嘴。只可怜赵温白送了十两银子，空欢喜了一夜。到第二天，不见人来替他道喜，又买本题名录来一看，自己没有名字，才知昨夜受人之骗，气的一天没有吃饭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

话说赵温自从正月出门到今，不差已将三月。只因离家日久，千般心绪，万种情怀，正在无可排遣，恰好春风报罢，即拟整顿行装，起身回去。不料他爷爷望他成名心切，寄来一封书信，又汇到二千多两银子，书上写着：“倘若联捷，固为可喜；如其报罢，即赶紧捐一中书，在京供职。”信上并写明是王乡绅的主意，“所以东拼西凑，好容易弄成这个数目。

望你好好在京做官。你在外面做官，家里便免得人来欺负。千万不可荒唐，把银子白白用掉”各等语。

黄堂：指知府、太守。古时称太守的厅堂为黄堂。

赵温接到此信，不好便回，只得托了钱典史替他打听，那里捐的便易，预备上兑。那钱典史本来是瞧不起赵温的了，现在忽然看见他有了银子捐官，便从新亲热起来，想替他经经手，可以于中取利的意思。后见赵温果然托他，他喜的了不得，今天请听戏，明天请吃饭。

又拉了一个打京片子的人来，天天同吃同喝，说是他的盟弟，认得部里的书办，有什么事托他，那里万妥万当的。赵温信以为真，过了一天，又穿着衣帽去拜他，自己还做东请他，后来就托他上兑。二千多银子不够，又亏了他代担了五百两。赵温一面出了凭据，约了日期，一面写信家去，叫家里再寄银子出来好还他。这里一面找同乡，出印结，到衙门，忙了一个多月才忙完。看官记清：从此以后，赵孝廉为了赵中书，还是贺根跟他在京供职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钱典史在京里混了几个月，幸亏遇见一个相好的书办，替他想法子，把从前参案的字眼改轻，然后拿银子捐复原官，加了花样，仍在部里候选。又做了手脚，不上两个月，便选了江西上饶县典史。听说缺分还好，他心中自然欢喜。后来一打听，倒是从前在江南揭参他的那个知府，现在正做了江西藩司。冤家路窄，偏偏又碰在他手里，他心中好不自在起来。跑来同他盟弟，就是上回赚他钱的那个人商量。他盟弟道：“这容易得很，我隔壁住的徐都老爷，就是这位藩台大人的同乡。去年这位藩台上京陛见的时候，徐都老爷还请他吃过饭，是小弟作的陪。他两人的交情很厚，在席面上咕咕啾啾，谈个不了，还咬了半天耳朵，不晓得里头是些甚么事情。后来这位藩台大人出京的时候，还叫长班送了他四两银子别敬。”钱典史道：“像他这样交情，应该多送几两才是，怎么只送四两？”

上兑：上，进献；兑，兑款。上兑就是进献银钱。

印结：类似担保书。

参案：指弹劾的案子。

花样：指为了增加捐官的银子收入，设立多种名目、花样。

藩司：官名、掌管一省财赋、人事大权。

长班：随从的仆役。

别敬：送人银钱，为字眼好听，不同人有不同的叫法。

他盟弟把脸一红道：“这个却不晓得，或者另外多送，我们也瞧不见，再不然，大概同乡都是四两。他们做大员的，怎好厚一个，薄一个，叫别位同乡看着吃味儿。”钱典史道：“这个我们不去管他。但是我的事情怎么样呢？”他盟弟道：“你别忙。停一会子我到隔壁，化上百把银子，找这徐都老爷写封信，替你疏通疏通，这不结了吗。”钱典史道：“一封信要这许多银子？”他盟弟道：“你别急。你老哥的事情，就是我兄弟的事情。你没有这一点子，我兄弟还效劳得起。”当时钱典史再三拜托而去。原来他盟弟姓胡

名理，绰号叫做狐狸精。人既精明，认的人又多，无论那里都会溜了去。今番受了盟兄之托，当晚果然摸到隔壁，找到徐都老爷，说明来意，并说前途有五十金为寿，好歹求你赏一封信。徐都老爷道：“论起来呢，同乡是同乡，不过没有什么大交情，怎么好写信；就是写了去，只怕也不灵。”胡理道：“那里管得许多，你看银子上，随便拓几句给他就完了。”徐都老爷一想，家里正愁没钱买米，跟班的又要付工钱，太太还闹着赎当头，正在那里发急，没有法子想，可巧有了此事。心下一想，不如且拿他来应急。遂即含笑应允，约他明早来拿信。又问：“银子可现成？”胡理说：“怎么不现成！”随即起身别去。徐都老爷还亲自送到大门口，说了一声“费心”，又叮咛了几句，方才进去。

前途：旧时与人接洽事情时，对方的代称。

到了第二天一早，徐都老爷就起身把信写好。一等等到晌午，还不见胡理送银子来，心下发急说：“不要不成功！为什么这时候还不来呢？”跟班的请他吃饭也不吃。原来昨日晚上，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。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，太太也不闹着赎当，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。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，右等不到，真正把他急的要死。好容易等到两点钟，嘭嘭敲门。徐都老爷自己去开门，一看是胡理，把他喜的心花都开了，连忙请了进来，吩咐泡茶，拿水烟袋，又叫把烟灯点上。胡理未曾开口，徐都老爷已经把信取出，送到他面前。胡理将信从信壳里取出，看了一遍。胡理一面套信壳，一面嘴里说道：“真正想不到，就会变了卦。”徐都老爷听了这话，一个闷雷，当是不成功，脸上颜色顿时改变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可是不成功？”胡理徐徐的答道：“有我在里头，怕他逃到那里去。不过拿不出，也就没有法子。”徐都老爷道：“可是一个没有？”胡理道：“有是有的，不过只有一半。对不住你老，叫我怪不好意思的，拿不出手来。”徐都老爷道：“到底他肯出多少？”胡理也不答言，靴掖子里拿出一张银票，上写“凭票付京平银二十五两正”，下面还有图书，却是一张“四恒”的票子。徐都老爷望着眼睛里出火，伸手一把夺了去。胡理道：“就这二十五两还是我垫出来的哩。你老先收着使，以后再补罢。”徐都老爷无奈，只好拿信给他。胡理也不吃烟，不吃茶，取了信一直去找钱典史。告诉他，替他垫了一百两银子，起先徐家里还不肯写，后来看我面上却不过，他才写的。

靴掖子：皮或缎子做的夹子，放在靴筒里。

四恒：清末四大银号，都以“恒”字为名。

钱典史自是感激不尽，忙着连夜收拾行李，打算后天长行，一直到省。结算下来，只有他盟弟胡理处，尚有首尾未清。他盟弟外面虽然大方，心里极其苛刻，想钱典史同他算清，面子上又不好露出。因见钱典史有一个翡翠的带头子，值得几文，从前钱典史也说过要卖掉他。胡理到此就心生一计，说有主顾要买，骗到手，估算起来还可多赚几文，满心欢喜。次日便推头有病，写了一封书信，叫做饭的拿来替他送行。信上还说：“带头子前途已经看过，不肯多出价钱，等到卖去之后，即将款项汇来。”事到其间，钱典史也无可如何，只得自己算完了房饭帐，与赵温作别，坐了双套骡车而去。

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。他到了天津，便向水路进发，海有海轮，江有江轮，不消一月，便到了江西省城，找到下处。齐巧那位藩司又是护院，他一时也不敢投信，候准牌期，跟着同班一大帮走进二堂，在廊檐底下朝着大人磕了三个头，起来又请了一个安。那大人只摊摊手，呵呵腰儿，也没